

表哥高中毕业后一直赋闲在家,偶尔摆个地摊或倒点水果卖,挣个烟酒钱。最近忽然听说表哥承包工程发了财,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央商务区买了一套两百多平方米的复式楼,这让依然住在单位职工宿舍的我羡慕不已。

那天表哥特意请我到他的豪宅一坐,望着里面豪华的家私、高档的电器,我睁大了眼睛,表哥在一旁得意洋洋。到了中午,我问表哥小区里有没有餐厅酒馆,表哥笑着对我说:“老弟,这里是高档住宅,千万别提什么餐厅酒馆这些市井的东西,要用餐可以到小区里的顶级会所去消费。”

在去会所的路上,表哥得意地告诉我:“我们小区会所一般是不接待小区业主以外的客人,除非是小区业主亲自带过来的朋友。小区业主多是企业的CEO或者成功的商业人士,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,别让我脸上无光。”我连忙点头称是。

我们在会所找了个位置坐定,我此时饥肠辘辘,大声喊:“服务员,把菜单拿来。”表哥捂住我的嘴说:“别瞎喊,多没文化,这里管服务员叫Waiter。”说着他冲服务员做了个手势,一句

世相百态

语言障碍

余平



地道的英语“Waiter, coming!”我心里纳闷,想当初表哥英语总没过60分,如今有了钱,英语也说得流利了。

服务员应声而来。“先生,请问要点什么。”“无酒不成席,你先给我们来一瓶二锅头。”我说。听了这话表哥狠狠瞪了我一眼说:“这里没白酒,来一瓶苏格兰威士忌,老弟你看芝士12年怎样?”我无所适从,只有点头的份。表哥又点了一些我从没听说的西式点心和水果,我们边说边聊。表哥一副成功男人的腔调,对我大谈生意经,还劝我出去闯闯,说不准哪天也会住进这种高档住宅。

我唯唯诺诺地听着,可面对西餐洋酒,肚子却不争气,想去厕所的欲望越发强烈起来,表哥这时正在打手机,我也不好打搅他。“Waiter, coming!”我学着表哥的语气叫来一名服务员。“厕所在哪里?”我问道。听了这话,表哥一下子挂了手机,眼里向我射来愤怒的目光,他支走服务员,恨铁不成钢地对我说:“老弟,你怎么这么没素质!在这种顶级会所怎么能说出厕所两个字呢?要方便请去服务区。”

图/涛涛

域外见闻

出租“绿卡”

童润棟

儿子接我们去德国小住,我们人还在国内时,他说已给我们买好了“绿卡”,乍一听,使不明就里的我与妻吃了一惊,我们并无“移民倾向”啊!后听他细细讲来,才知道德国的“绿卡”不同于美国的“绿卡”,它不是表明外国人居留身份的证件,而是一种公交月票。“绿卡”亦并非民间俗称,票面上就堂而皇之地印着“GRUENE KARTE(德文:绿卡)”。

我儿所在的慕尼黑大区交管网,是以慕尼黑市中心的玛利广场为原点,直至大区外围划成了16个同心圆。绿卡则以16圈的不同范围分成三种票价:从圆心起的1-4圈和5-16圈分别为每月39欧元,1-16圈为每月46.5欧元。我们住在第12圈里,考虑到出行方便,儿子为我们买了两张通行于16圈内的绿卡,好让我们任意乘坐巴士、地铁、轻轨、有轨电车甚至于火车。

初到德国,每花一分钱我们都习惯地以人民币来盘算,这近百欧元(约合人民币1000元)的两张月票,每天得用30多块钱“养”着,不免让我们心疼!妻对儿子说:下月就不用再买绿卡了,我们也不是每天都用得着的。儿子笑了,他说:“那没关系,你们不用时把它租出去好了。”

次日,我们就去超市、电影院等处张贴了出租绿卡的小广告,很快便有求租电话打来。打那一张绿卡、六欧元安放其中,并有一纸附言:外出办事,还卡迟了,深表歉意云云。回到屋里,我与妻子不禁释然,儿子说:“这就是一个诚信的社会。”我与妻子异口同声说:哇,诚信真好!



有一次,跟远在另一个城市的同学在QQ上聊天,她突然说:梅子,给我寄封手写信吧!想到你温暖的字了!

那一刻,心柔柔地一颤。手写信?猛然发现这个词已经好久不说了。以为现在的联系方式这么方便

生活空间

温馨的留言板

罗莉丽

我的房子在小区大门的旁边,满以为大门口的风景会给我带来一片愉悦,可我马上发现我的想法错了。因为大门旁有一堵白墙,这块空白处便成了小区居民们贴纸片的处所。而一阵风吹日晒,墙上的纸片便变得满目疮痍,让人感到恰似在破旧的农贸市场中。

其实,居民们所贴的也并非不是什么广告。只是些失物招领以及小区动态等。虽然这些都是有利小区居民的事,可这毕竟污染了我的视线。于是,我找到小区物业,要求他们保证这堵墙的清洁。他们听了我的抗议后,也表示理解,说他们会加强对墙上那些破旧纸片的清理,保证墙上所贴的纸片整洁。我也没有办法,只好暂时同意他们的提议。

但事情并没有因为我的抗议而得到明显改观。我知道在这么多小区居民的需求面前,我的抗议显得苍白无力,我也懒得再和小区物业去交涉。我只好尽量少开那扇窗户,免得那面墙坏了我的心情。

可那一次回家经过小区门口时,我却发现那面墙上正在进行施工,一群工人正在忙碌着。第二天,当我再经过大门的时候,呈现在我面前的却是另一个风景,那面墙的中部被漆成了黑黑的,而四周却是画着一些五颜六色的花朵,让人眼睛一亮。原来小区物业把那面墙变成了黑板,旁边还放着粉笔,谁有事就可以拿粉笔在上面写字,这样便免却了纸张在墙上乱飘的不雅。

那黑板上的内容很快就丰富起来。除了寻物启事和失物招领,一些团购、物品交换的广

告也出现在黑板上。而那面墙也成了小区最热闹的地方,黑板前也总是挤满了人。我也时常去黑板前转转,看看上面有没有我感兴趣的信息,而通过那些信息,小区里那些形同陌路的居民间也变得热络起来,大家见面总会点个头打个招呼,让人感到小区很是温馨。

那天是新年,早晨一打开窗户,我就看到黑板上不知被谁画了一个大大的灯笼,还写着“新年快乐”四个歪歪扭扭的大字,不知是谁的杰作。我的心头也似一股暖流流过,我觉得我房子窗户的位置真的很好,能每天一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温馨的画面。

我的房子在小区大门的旁边,满以为大门口的风景会给我带来一片愉悦,可我马上发现我的想法错了。因为大门旁有一堵白墙,这块空白处便成了小区居民们贴纸片的处所。而一阵风吹日晒,墙上的纸片便变得满目疮痍,让人感到恰似在破旧的农贸市场中。

其实,居民们所贴的也并非不是什么广告。只是些失物招领以及小区动态等。虽然这些都是有利小区居民的事,可这毕竟污染了我的视线。于是,我找到小区物业,要求他们保证这堵墙的清洁。他们听了我的抗议后,也表示理解,说他们会加强对墙上那些破旧纸片的清理,保证墙上所贴的纸片整洁。我也没有办法,只好暂时同意他们的提议。

但事情并没有因为我的抗议而得到明显改观。我知道在这么多小区居民的需求面前,我的抗议显得苍白无力,我也懒得再和小区物业去交涉。我只好尽量少开那扇窗户,免得那面墙坏了我的心情。

可那一次回家经过小区门口时,我却发现那面墙上正在进行施工,一群工人正在忙碌着。第二天,当我再经过大门的时候,呈现在我面前的却是另一个风景,那面墙的中部被漆成了黑黑的,而四周却是画着一些五颜六色的花朵,让人眼睛一亮。原来小区物业把那面墙变成了黑板,旁边还放着粉笔,谁有事就可以拿粉笔在上面写字,这样便免却了纸张在墙上乱飘的不雅。

尴尬时分

相亲

孙存准

我天生腼腆,与年轻女孩一说话就脸红。同事老耿打心眼里为我着急,时不时地开导我:“找老婆其实是件挺容易的事,只要做到胆大心细脸皮厚就行了,平时多注意有意识的训练一下……”

老耿真够义气,不仅言传,而且身教。他经常带我出入各种社交场合,让我“经风雨而见世面”,在实践中“茁壮”成长。果然,功夫不负有心人,半年过去,我终于有了很大进步。老耿对此颇为满意,我也感到自己确实今非昔比了。

一个月如水的夜晚,我随老耿等人吃夜宵,四瓶啤酒下肚,我双颊绯红,话也多起来了。这时,老耿的手机响了,他接完电话后,便对我微微一笑:“走,去醒醒酒。”

我们来到一单位的活动室,房里有四个人正在玩扑克,二男二女。见我进来,两位男士连忙起身让座,坐在一旁给两位女士当参谋。没多久,房内便笑声不断,春意融融。

端坐我对面的女士身材修长,两眼顾盼生辉,盛满笑意的一对酒窝让人着迷。这时,她打出一张绝顶的好牌,我更是心生敬意,便一脸谦恭:“嫂子,你真是高水平!”

此言一出,对面那位女士的脸立马黑了,两位男士也面面相觑。气氛急转直下,只得草草收场。

回家途中,老耿大摇其头:“我苦心经营了半年,才叫你出山,没想到你还是扶不起来的阿来,看来你这辈子只好打光棍了。”

他见我一脸迷茫,就大叫起来:“我是想将你对面的那位姐妹介绍给你做老婆,他年龄二十有二。你真是输木脑袋!”“你怎么事先不告诉我?”我后悔不迭。

对方要求先不告诉你,我也觉得这样会好些,让你临阵不惧,自然发挥,还特意让你喝了酒,意在壮胆。”老耿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

“我还以为她是那位坐在她旁边当参谋的男人的老婆呢。”

“那是她哥哥,我对面的那个是她嫂子,他们一起来‘参谋’你的!”老耿愤怒的吼声划破宁静的夜空,震荡着我的每一根脑神经……

去洗完饭盒,再快速地回宿舍。躺上床后,我开始打开信,那种细细密密的温暖就遍布全身。

结婚后,搬家数次,扔掉很多东西,但独有那满满一纸箱的手写信,我一直随身携带着。有时候,会在一个深秋的午后,或在某一个冬日的暖阳下,我拿出那些信来看,曾经青葱一样的过往,仿佛一下子就重现了。许多温柔而甜蜜的回忆,可以温暖我一整天。虽然有很多朋友已经不再联系,甚至已经杳无音信,但是翻到他们的文字,我可以怀念起他们,我会想起,我一路走来,也有他温暖的足迹。

有时候想想,到老的时候,一个人戴着老花镜,坐在摇椅上,看着那一叠古老的手写信,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场景?

有一个朋友,对我一直保留手写信嗤之以鼻,她说那时候的信,都是看完了就随手扔掉或撕掉了。我做不到。我可以做到把哪箱里的信跟狠心删除,但我从没有撕过一封手写信。每封信,看完以后我都是照着原来的痕迹折好,然后放回信封里,然后细心收藏。而那个朋友,我从此再没有给她写过信,虽然她的信我仍然悉心珍藏着,但我不希望我的信被人像垃圾一样扔掉。

而跟我聊天的这个同学,跟我的爱好一样,她也有一个盒子,被她视若珍宝,那就是手写信。

我决定给她写封手写信了,并且请她收到她的手写回信。

心灵驿站

手写的友谊

纪云梅

发达,电话,网络,手写信已经可以退出历史舞台。

但是,曾经我对手写信是多么迷恋!刚考上大学的那会儿,举目无亲,我疯狂地用写信来宣泄思念。给爸爸妈妈、给家乡的朋友、给高中的同学。写信的时间通常都是选择宁静的中午,或是星期天。我特别享受一个人在宿舍里写信的感觉,整个宿舍静悄悄的。我写下落款:亲爱的某某!这个世界好像就变成了我们两个人。

写信总是要回的,于是等信便成了一种幸福的期待。放学时,有的同学宁可冒着吃不到好菜的风险去校园门口取信,一取就是一大沓,然后到了食堂,“呼啦”就围上去一大圈。我一般是故意冷冷地坐着,等到我的大名宇我才假装不经意地去拿。其实一看到那个取信的同学向传达室跑时,我的心就跟着他一起飞翔了。许多天一收到信,迫不及待地到食堂拆开,而我拼命地稳着,强迫自己竭力安闲地吃完饭——其实那顿饭的节奏无论如何都是比平时快许多的,然后快步

王石在户外活动中也非常自律,体现了他管理自己的能力。自律就是管理自己,不是领导别人。比如我们去爬太白山,他背的包很沉,他却主动帮我联系到中海的董事长孙文杰,打听孙文杰是在北京。王石那天刚好要去湖南,但他为了这个事情专门改了机票和航程,在北京停留了几个小时,陪我和孙文杰在酒店里谈了一个多小时,然后第二天早上四点多起来赶到机场飞赴湖南。

他不是为了要佣金,二不是为了给万科争好处,他就是出于本性,一种君子的本性。他答应你的事儿他就会这样做,而且他主动帮你联系人,他会把这件事做好,这就是他的人品。他很高兴跟人沟通,他身边老有一些很好玩的老小小的朋友,这是他人性中率性的一面,但是和他你争论的时候是真不给面子的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,有一次我们正好在阿拉善,那天晚上还有老胡(建业住宅集团董事长胡葆森),我们三个从晚上十点多说到早上四点多,讨论公司战略问题,他不同意我的说法,我们几乎要争起来,他就是不停地说话,而且绝不随声附和,我非常佩服。

很多时候,作为一个朋友,他觉得你不对的时候,他会非常认真地跟你谈,谈的时候还非常严厉,不给你面子。他无私,所以说话绝不拐弯抹角。

2006年我们做纽约世贸的中国中心项目时,开始他就是不同意,“不行,想不明白!”但是在遇到危机的最后那几天,在我们很着急要做决定的时候,他说:“一定要做,必须做,我支持你,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帮你。”这就是君子啊,批评你的时候,跟你争论的时候不给面子,但是到支持你的时候,他完全是无私的,所以在纽约这件事上我也挺感动的。

又比如我们引进泰达这件事上,因为当时公司内部有很多人不同意,我实在想不明白的时候就去问他,他说这是好事,一定要做,他还可以帮我,而且指导我怎么去做工作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反映他的个性,就是君子之态,在企业界有君子之态非常不容易。

永远做自己的管理者 我觉得王石非常勤奋,勤奋到什么地步,去看看他博客就知道!每天不管多累,他都要上博客弄两句贴话上。

沈大律师果断答复:“没有。就是因为没有,所以我就做意外案件辩护的。如果有,当时我就把那东西给解决了。”

“我现在怀疑,他们大约是找到什么新的物证了,否则怎么可能放了又抓?你能不能……”

“我就去。”

宋思明抱着脑袋想了一会儿吩咐陈福:“你去老李那里探探话,看看有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,要跑到公安局的前面。不惜一切代价搞到手。”

海藻给宋思明打电话:“你已经有好久没来了。不要我们母子了吗?”宋思明压低声音说:“我在开会。等会儿给你打过去。”

海藻郁闷地放下电话。那边,市长问:“谢行长那里需要多少钱?”

“缺口大。他不仅仅是我们调的这些。他还挪了一大笔在美股市场上做股票,在听到风声以后平仓套现了,一个大缺口没补上。”

“到底多大的缺口?”

“听说,得上20亿。”

市长一拍桌子:“胆子太大了!一颗老鼠屎,坏了一锅粥!我就是替他补上我们这边的3亿,那个窟窿也抹不平的。到时候一出事,他肯定得把这边给咬出来!”

宋不说话。

“你再去打探消息,看他那边情况如何?”

正说着,宋的手机响了,宋接听后一言不发,很快挂机:“谢行长被双规了。”

海藻等到夜里,都没有消息。宋思明没有打电话来。

第二天早上,海藻带着欢欢过来,欢欢直往海藻身上扑,海藻和海藻都赶紧拦着。海藻观察着海藻说:“你脸色不好,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,还肿着。是哭了还是昨天晚上没睡好?他这两天来看过你没有?”

“他这段时间非常忙。”

“哼,海藻,如果我没猜错,他这是拿钱在他后半生官路的清白。他与你人钱两清。你呀,不要再有什么幻想了。你有什么打算?”

“我再等等,等到他亲口说出他不要我的时候,我再决定。”

宋思明回到家里,家里冷清得很,妻子连电视机都没开,就坐在沙发上发呆。宋思明把包放下,转身到女儿房间里去看看。

“萱萱啊,我最近学习如何?”

“爸爸,你一张口就是学习如何学习如何,你难道没话跟我说了吗?”



王石

王石的个性很符合孔子倡导的君子标准,叫君子三变:“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,听其言也厉。”“俨然”是指伟岸高大的样子,就是看上去很一本正经,很严厉;“即之也温”,指的是跟他打交道后发现他挺好,很有人性,也很通情达理;“听其言也厉”,意味着说话都说到点子上,很有力量,而且不能够违背。

我一直觉得王石这个人是有情有义的真君子。他就是过去古人讲的“畏友”,畏就是害怕的意思,畏友就是道义相砥,两个人在一起并不完全是说好话,不是那种你顺从我,我顺从你的酒肉朋友。很多人看见王石一开始会觉得他很可怕,他的经历又很传奇,人们心理上就比较敬畏,加上他56岁这个年龄,一般年轻人见他马上会有一种压力,这便是望之俨然;实际上你若经常跟他在一起,他又有非常人性的一面,他也是一个很厚道的人,而且很仗义。

好多年前,还有一件事也挺让我感动。我们曾经有一个项目,原来叫“理想世界”,现在叫“新城国际”。当

宋思明有些难过,女儿已经离自己这么远了,而自己竟没有发现。

陈福福突然给宋思明打了个电话:“如果我猜得没错,打火机应该在老李手里。我问他话的时候,他心虚到不敢看我的眼。TNN,所有的好他都得到了,还留这一手,想以后讹诈?大哥,看样子,他是不会主动交给我们的,怎么办?”

宋思明正在某会议厅。原本是不该接电话的,一看是陈,忍不住就打开了,听完陈的话,答非所问地说:“我时间很紧,不能送你,你就自己去吧!注意安全。”

夜里,陈福福爬上六楼,掀开顶楼的盖子,爬上去,找到老李家的位置,拴了根绳子在七楼顶的钩子上和自己的腰间,轻轻蹭着水管往下爬。

陈福福轻轻一纵跳到四楼的北阳台,用事先准备好的黑丝袜把头套起来。用手中的钥匙打开阳台,穿过厨房,客厅,用钥匙打开了卧室的门。透过窗外的月光,依稀可辨床上躺着两个人。陈福福手拔出刀子,架在其中一个人的脖子间,低声暗

喝:“你老实把我想要的东西交出来,大家相安无事!”

床上的人突然坐起来。那个孩子正蠢蠢欲动地等待着出来的一天,昭告天下:“我是一段孽缘的产物!”没有父亲,在产床上挣扎的时候,无人陪伴。这是自己应该付出的代价。

周六,原本是合家团聚的时刻,海藻挺着肚子在街头快跑。她跑不动了,只能说是快走,想甩掉身前脑后的一切。终于,走累了,人乏了。她站在橱窗驻足,泪水不争气地涌上眼眶。

陈福福彻底傻在那里,根本一动不动。警察轻轻一推,就把他的刀给推开了。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说:“你不是在找这个啊?”

陈福福一到公安局,看着同案犯指着他说:“就是他,是他指使我干的。我是受胁迫!”

陈福福立刻瘫软,马上带着哭腔就说:“不是我,不是我,是宋思明让我干的,我受他胁迫。”

海藻已经开始面对自己被抛弃的命运。宋思明自那天早上交给她500万后,就再没现身过。头几天打电话过去,他总是敷衍自己,三两句就挂断,这两天再打去,只要一听见是自己的号码,他就直接挂掉。

海藻的肚子,一天鼓出来,盖都盖不住。那个孩子正蠢蠢欲动地等待着出来的一天,昭告天下:“我是一段孽缘的产物!”没有父亲,在产床上挣扎的时候,无人陪伴。这是自己应该付出的代价。

周六,原本是合家团聚的时刻,海藻挺着肚子在街头快跑。她跑不动了,只能说是快走,想甩掉身前脑后的一切。终于,走累了,人乏了。她站在橱窗驻足,泪水不争气地涌上眼眶。

陈福福彻底傻在那里,根本一动不动。警察轻轻一推,就把他的刀给推开了。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说:“你不是在找这个啊?”

陈福福一到公安局,看着同案犯指着他说:“就是他,是他指使我干的。我是受胁迫!”

陈福福立刻瘫软,马上带着哭腔就说:“不是我,不是我,是宋思明让我干的,我受他胁迫。”

海藻已经开始面对自己被抛弃的命运。宋思明自那天早上交给她500万后,就再没现身过。头几天打电话过去,他总是敷衍自己,三两句就挂断,这两天再打去,只要一听见是自己的号码,他就直接挂掉。

海藻的肚子,一天鼓出来,盖都盖不住。那个孩子正蠢蠢欲动地等待着出来的一天,昭告天下:“我是一段孽缘的产物!”没有父亲,在产床上挣扎的时候,无人陪伴。这是自己应该付出的代价。

周六,原本是合家团聚的时刻,海藻挺着肚子在街头快跑。她跑不动了,只能说是快走,想甩掉身前脑后的一切。终于,走累了,人乏了。她站在橱窗驻足,泪水不争气地涌上眼眶。

陈福福彻底傻在那里,根本一动不动。警察轻轻一推,就把他的刀给推开了。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说:“你不是在找这个啊?”

陈福福一到公安局,看着同案犯指着他说:“就是他,是他指使我干的。我是受胁迫!”

陈福福立刻瘫软,马上带着哭腔就说:“不是我,不是我,是宋思明让我干的,我受他胁迫。”

海藻已经开始面对自己被抛弃的命运。宋思明自那天早上交给她500万后,就再没现身过。头几天打电话过去,他总是敷衍自己,三两句就挂断,这两天再打去,只要一听见是自己的号码,他就直接挂掉。

连载

沈大律师果断答复:“没有。就是因为没有,所以我就做意外案件辩护的。如果有,当时我就把那东西给解决了。”

“我现在怀疑,他们大约是找到什么新的物证了,否则怎么可能放了又抓?你能不能……”

“我就去。”

宋思明抱着脑袋想了一会儿吩咐陈福:“你去老李那里探探话,看看有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,要跑到公安局的前面。不惜一切代价搞到手。”

海藻给宋思明打电话:“你已经有好久没来了。不要我们母子了吗?”宋思明压低声音说:“我在开会。等会儿给你打过去。”

海藻郁闷地放下电话。那边,市长问:“谢行长那里需要多少钱?”

“缺口大。他不仅仅是我们调的这些。他还挪了一大笔在美股市场上做股票,在听到风声以后平仓套现了,一个大缺口没补上。”

“到底多大的缺口?”

“听说,得上20亿。”

市长一拍桌子:“胆子太大了!一颗老鼠屎,坏了一锅粥!我就是替他补上我们这边的3亿,那个窟窿也抹不平的。到时候一出事,他肯定得把这边给咬出来!”

宋不说话。

“你再去打探消息,看他那边情况如何?”

正说着,宋的手机响了,宋接听后一言不发,很快挂机:“谢行长被双规了。”

海藻等到夜里,都没有消息。宋思明没有打电话来。

第二天早上,海藻带着欢欢过来,欢欢直往海藻身上扑,海藻和海藻都赶紧拦着。海藻观察着海藻说:“你脸色不好,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,还肿着。是哭了还是昨天晚上没睡好?他这两天来看过你没有?”

“他这段时间非常忙。”

“哼,海藻,如果我没猜错,他这是拿钱在他后半生官路的清白。他与你人钱两清。你呀,不要再有什么幻想了。你有什么打算?”

“我再等等,等到他亲口说出他不要我的时候,我再决定。”

宋思明回到家里,家里冷清得很,妻子连电视机都没开,就坐在沙发上发呆。宋思明把包放下,转身到女儿房间里去看看。

“萱萱啊,我最近学习如何?”

“爸爸,你一张口就是学习如何学习如何,你难道没话跟我说了吗?”